是什么让花儿开放

鲍尔吉·原野

刘晓慧是个笑盈盈的安徽姑娘。她无论在课堂上讲课或在操场跟孩子们游戏，即使走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，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。好像眼前到处是盛开的花朵，让她喜从中来。刘晓慧的笑容如同一个花篮，盛载着700多个支教日夜的芬芳记忆。她浇灌潮州山区的孩子长成青葱的小树，孩子们把她感染成一朵爱笑的花。

刘晓慧现在已经完成两年的支教任务，就要离开潮州市浮槟镇夏校小学。孩子们舍不得她，有的孩子上课时情不自禁地抹起了眼泪。刘晓慧心里也难受，但她还是笑盈盈的，跟孩子们画画、讲故事。孩子们在课间休息时拉着她的手，抱着她的胳膊，表情像说：跟刘老师能多待一会儿就幸福一会儿。刘晓慧清楚，孩子们的心已经跟她的心联结在一起，喜忧与共。

刘晓慧是安徽省金寨县人，201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。小时候，她读希望小学，20多人睡大通铺。每个同学从家里带米，用饭盒在学校厨房蒸熟了吃。她考上全县最好的高中后发现，全校每年只有几名学生能考上大学，大学真的那么难考吗？

刘晓慧第一次听到“大学”这个词，是支教大学生告诉她的。那一年，几位做公益的大学生到她家乡槐树湾希望小学办支教夏令营。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读名著，谈理想，在星光下朗诵诗歌。刘晓慧才知道世上还有“大学”，她还得知城里的孩子可以进少年宫的兴趣班学习琴棋书画。这次夏令营打开了刘晓慧的眼界，也逼她思考：为什么农村孩子从早晨5点钟学到晚上10点钟，也没几人能考上大学，而城里孩子上着兴趣班却有更多人上大学呢？

她思考的结果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，城市与农村存在巨大的不均衡。农村孩子上大学难，并不是校舍不好，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如今都追上来了，主要原因是农村师资的数量与素质远远达不到城里学校的水准。刘晓慧从南开大学毕业后，毫不犹豫地报考公益性助学机构——美丽中国，经过培训，她成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，来到夏校小学支教两年。她是农村考入大学的孩子，她想至少用两年时间投身农村教育，一生才不遗憾。

夏校小学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山区，学生家长都是茶农。刘晓慧刚来的时候，学校规模小，最大的班级20多人，最小班级4人，刘晓慧教五年级语文和二、三、六年级的美术课。五年级只有一个班，10名学生中有5人不会拼音，大部分学生读不出课文。同学们一是认不全字，二是不知道怎样把潮汕话翻译成普通话说出来。那时候，全班语文平均成绩只有30分。

刘晓慧想：人们把上学称为读书，“读”是学习语文乃至开启心灵的路径。她想自己儿时捧起希望小学图书室的书籍时的痴迷，读书可以改变人生。经她观察，这里的孩子并非天资愚钝，只是缺少读书的环境。刘晓慧在课上给孩子们读童话故事，孩子们的眼睛在课堂上闪闪发亮。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孩子们渴望读书的消息，募集来6000元钱的中外童话绘本，办起来一座“故事小屋”。每个同学都有一本阅读存折，储存阅读币，可以换礼品。每天乃至每个月阅读多少页书，成了同学们阅读存折的进账“金额”。故事小屋被布置成低年级阅读区和中高年级阅读区，桌椅高矮不同，地面铺着可以坐卧的彩色泡沫爬行垫，同学们在这里既可读书，也可以表演，他们特别开心。刘晓慧每天跟同学们聊书，让同学讲书里的故事，朗读美文。同学们原来只会说潮州话，参加读书沙龙后，改说普通话。每到周二和周四，故事小屋用投影仪放映根据书里的故事改编的电影。同学们喜笑颜开。

读书改变了同学的精神面貌，他们原来不自信、寡言，现在变得生动活泼。孩子们由恐惧语文变得喜欢语文，过去用手指着字读课文的同学，现在能够流畅地大声朗读课文。2015年底，刘晓慧的班级语文统考全镇第一名，平均成绩达到65分以上。

除了读书，刘晓慧鼓励孩子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画成绘本加文字说明，把语文课和美术课融合一体，强化他们观察和表达的能力。这个创意激发了孩子们潜藏已久的天份，他们一古脑把最想说的话倾泄在绘本里，这既是语文课与美术课的共同作业，又是带奖励的竞赛。

刘楠同学的绘本是航天员给月亮送去了一个发夹。

刘菲同学的绘本是兔子变成人之后一天一夜的经历。

刘满玉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。她画了一个12页的绘本，叫《鸟的存亡》。说村庄的人捕杀鸟类，鸟灭绝后，害虫越来越多，村庄因此荒芜毁灭。后来神救活了鸟，庄稼和村庄重新恢复了生机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这个绘本在“美丽中国”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，引起木木美术馆的关注，2015年10月在“美丽中国”举办的慈善晚宴上，它被意大利索菲亚家族出资6万元收藏，刘满玉的作品变成了飞出潮汕大山的金凤凰。

在夏校小学，孩子们喜欢读书节、分享会等各式各样的活动，喜欢勇敢的弗洛格，聪明的艾玛，好伙伴纳什小兔。孩子们喜欢每一天的学习生活和刘晓慧老师，而刘晓慧觉得自己童年的亏欠终于在这些孩子身上得到补偿。

去年春天开学，刘晓慧说要有一份神秘大礼送给同学们，让同学们好好表现。她推行了一项“攒星星计划”，让同学们在品德、作业、阅读等方面展开竞赛。优胜者每获得一枚小星星可以换5分，作弊等行为要扣星。一学期过去了，表现最好的同学达到800积分，落后的同学也得500分。全班公选出前4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去厦门游学。游学的4000元费用是刘晓慧和鲁思凡两位老师在众筹网上募集到的，“美丽中国”在厦门大学的志愿者是他们的接待人。

夏校小学的孩子们连县城都没去过，更不用说坐高铁、进大学参观。在厦门，刘满玉、刘敏婷等4名同学见到了碧海白沙，更让她们惊奇的是在沙滩上见到了几位非洲游客。孩子们怯生生地问老师：“我可以跟他们合影吗？”非洲朋友出人意料地用中文回答：“可以啊！”这把同学们乐得直跳脚。她们刚刚学过一篇课文是《斑斓多彩的非洲》，忍不住问非洲朋友：“非洲是斑斓多彩的吗？”非洲朋友说“是啊”，向孩子们描述了非洲的风光。

她们看到厦门大学宽阔美丽的校园不禁啧啧称奇，想不到大学这么大，这么好，都说：“以后一定要考上大学。”在厦大的芙蓉隧道，她们获准在里面画一幅涂鸦作品。坐城市高铁路过飞机场时，她们贪婪地看飞机的模样。她们第一次把信投入邮筒，有一篇课文就叫《书信》，她们觉得写信和寄信都很幸福。

孩子们在厦门的经历太有刺激性了，她们每天晚上拼命写日记，记录她们遇到的“传奇“，准备回去跟同学分享。刘晓慧笑盈盈地看着同学们，她知道两年的支教生活很快就结束了，也知道这两年为孩子的付出可以让自己欣慰一辈子。在农村，刘晓慧见到许许多多有天分的孩子，却如同一盏盏没有拨亮的油灯，她庆幸自己拨亮了几盏或许几十盏孩子的心灯，照亮孩子们理想的字迹，也照亮刘晓慧未来的道路。

华文文学作品版

此物只应乡野有

朱颂瑜（瑞士）

地球上已知可食用的野菌至少有两千多种。家族之庞大，赛过一支军队。

不过，野菌们都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者。要想呼唤它们，用声音不行，用阳光也不行，必须是夏秋季节的雨水。那些幽潜在大地下的菌丝，一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就再也沉不住气了。野菌们一个一个冒出来，以温柔的力量，在山林中茁茁生长。

瑞士茂密的树林和典型的山地气候，都为野菌的滋长提供了上佳的条件。秋天，我特别喜欢在雨后的山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。在飘满木香和草馨的空气中，与野菌们来一趟惊心的相遇。在这个饮食上尊崇食用当季和敬畏自然的国度里，采摘野菌一直是一种时尚。就像养蜂，既是野趣，也很古典。而且从古至今，经久未颓。

不管是群生还是单生，在瑞士，辽阔的针叶林和落叶林都是野菌们喜爱生长的地方。在当地最常见的珍贵食用野菌名单中，我最熟知的是牛肝菌。这种野菌体型庞大、肥厚、粗壮。新鲜食用时，欧洲人喜欢把它们切成薄片，用黄油煎得金黄浓香，以意粉或者意式炖饭佐吃之。

牛肝菌的口感独特怡人，香味比素菜瓜果馥郁得多，但又没有肉食那么腻人，而且还能风干储存。我想世上少有食物能像食用野菌这般讨人喜欢了吧。它们大多是鲜食时味道鲜美，风干后又浓香袭人。难怪清代美食家袁枚写的《随园食单》，在《时节须知》一节里，就有专门讲到食用野菌这个不相矛盾的美食优点。

沿着雨水弧度生长的野菌们，个个都像撒落人间的星星，一生怀揣谦卑的姿势忠于大地，俯仰苍穹。它们专一又忠心，总在同一个地方轮回生长。所以，在瑞士，我知道采摘食用野菌一般都是家庭活动。由家族成员手手教导，代代相传，不会随便向别人透露野菌生长的地方。有点像我们民间老中医手上的一纸祖传秘方。不外传。

这也让我想起古话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，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。世上能馈赠后世的宝物种类万千，金银珠宝、鼎铛玉石……细细想来，都没有如此馈赠烁烁迷人。几分自然野趣，精神高于物质。

要是没有专业知识，野菌可不能随便乱吃，否则会有致命的危险。我听婆婆说过，过去瑞士还没有蘑菇检查中心或者蘑菇协会时，乡人要是采到不明毒性的野菌，都会拿到村中的野菌专家那儿去确认一下。这些野菌专家都是村里有一定资历的老人，对各种当地野菌了如指掌，而且经风识雨，有世家祖传辨识野菌的丰富经验。

我特别迷恋这些古朴的传统地方乡土文化，迷恋当中一份岁月深厚的温情。一方素朴的乡土有了这些老人，就好比有了某种美食文化的风向标，能为简静的乡村铺上温暖可依的底色。美得不落言荃。

比牛肝菌珍贵的野菌，我知道的有松露。瑞士没有松露出产，但是邻居意大利却是欧洲著名的松露产地。松露香气浓郁，但是样貌奇特，长成带有大理石花纹的奶油色或者是褐色的块状，属于野菌中的异类。更奇怪的是松露完全生长在地底下，人类无法靠肉眼去发现它们，必须依靠嗅觉敏感的家畜帮忙。我在意大利曾亲眼见识过当地人到山头里去寻找松露，靠的就是猎犬的嗅觉。那些训练有素的猎犬闻到了松露的气味，会从地里把它们拱出来。可见松露之金贵，还低调到极致。

地球上所有的野菌都不含叶绿素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只能寄生、腐生或与高等植物共生。它们为自己挑选植物拍档时，也像人类挑朋友，有着自己独特的品位和喜好，是一种我们无法读懂的植物性情。在常见的野菌当中，我知道针叶林和落叶林就有鸡油菌、高羊肚菌、牛肝菌、角叉菌和白齿菌。松针树下有紫丁香蘑、红绒盖牛肝菌。白杨树下有橙盖牛肝菌，云杉树下有绣球菌，山毛榉树下有高大环柄菌和喇叭菌。

当然，野菌的植物性情，我们家乡广东的荔枝菌也有。每年端午前后，当龙船的锣鼓声又响砌岭南大地，家乡的荔枝菌就会悄然而至，从荔枝树的白蚁窝上静静地冒出来。

岭南的荔枝菌俗称岭南菌王，其实是鸡枞菌的一种。不过，在鸡枞的家族里头，肯定要数我家乡的荔枝菌口感最好，鲜香，有一股源自山野的芳馥。儿时我听父亲说过，荔枝树的根部有腐木，是白蚁喜欢生存的地方。所以越老的荔枝树，根部的腐木越多，就越适合白蚁去“种植”优质的荔枝菌。

荔枝菌尤喜在午夜生长。与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相比，它们木然、羞涩、低调，最具有乡村的内慧品格。时光倒流。童年时我曾跟随大人打着手电筒到荔枝林里去采荔枝菌。只记得那是破晓时分，天地间，月亮将去未去，太阳欲来未来。我站在故乡的山坡上聆听大地初鸣的鸡啼。那声音嘹亮悦耳，能穿透乡人的美梦，笼罩住整个静美的乡村。

不过，荔枝菌只在芒种到夏至之间生长。此物只应乡野有，极为神秘而珍贵。与松露一样，家乡的荔枝菌至今无法人工培育。所以在荔枝菌的上市期间，城里人都爱扎堆赶集似的下乡来解馋。

前年暑假有一回，我和几个朋友在家乡的一家小饭店叙旧，就碰到有外地人专门从城里开车来寻鲜。店里的年轻伙计直爽，一听客人说是专程来吃荔枝菌的，笑着摆着手说：“老板，来迟啦，今年的季节已经过去喽，想吃明年再来吧。”掌店的老板娘补了一句说：“等以后荔枝菌也能人工培植了，我们饭店一定天天为老板们备货！”这话说得真让客人舒服。我听了心里暗暗发笑。

想想，这世上好的事情，都值得有所等待。

老院子散记

刘永胜（澳大利亚）

澳大利亚的冬天时雨时晴，气温也是忽高忽低，但并不影响院子里的茶花怒放。雨滴还在花瓣上停留着，晶莹透亮，清新的空气不仅能嗅到，也能看到了。我在暖暖的屋里透过玻璃窗看着院子里的风景，越看越远，越看越早。远在中国山东农村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，早到上个世纪70年代。那里也是一处老院子，我的儿时在那里度过，但现在我依然能“看到”院子里的风景，“闻到”院子的味道。

我儿时家里的老房子建在一个斜坡上。院子左侧是一块小菜园，小菜园里种些香葱韭菜辣椒之类的蔬菜。紧挨着菜园北侧是饭棚，平时妈妈在这间小屋里摊煎饼、蒸豆腐蒸馒头。我和小妹小时候在一起经常吵架，妈妈就为小妹打抱不平，教训我，要拿起笤帚打屁股的，我赶紧逃跑，顺着木梯爬上饭棚，妈妈气得不行，我却洋洋得意。想想小时候我真是挺淘气的！

院子里有一颗石榴树，左侧是一颗月季花，月季花下还有一株鲜花，我们叫它“懒老婆花”。这种花傍晚到清晨开放，散发出浓郁的芳香，在烈日下花朵闭合。花朵分很多颜色，有红色、粉色、黄色，还有的一个花朵上不同的颜色混杂。花种是黑色的，它极易生长。我们把花种随便撒在土壤里，它就能长出来，不需要特别照顾，花株长大了，开花了，小院就鲜活起来了。我只知道叫这种花“懒老婆”。在网上查询得知，这种花学名叫“紫茉莉”，原产在美洲热带。紫茉莉种子中的胚乳干后，加香料碾成干粉，是天然的化妆品。因此紫茉莉的别名又叫胭脂花。看来紫茉莉的确与女人有缘。

石堰之外是大爷家的香椿树，刚长出的香椿芽是好东西，可以做香椿鸡蛋，即便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在，这也是一道美味，更何况那时物资极为缺乏。当时更普遍的做法，是把香椿叶用盐腌制，沥去水分之后当作咸菜，卷到煎饼里吃，虽然没有香椿鸡蛋美味，却是很能下饭的。香椿就长在院前的斜坡下，我们唾手可得，但我们却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，因为老妈常教导我们“别人家的东西不能拿”。

在我们院子中央，还有一颗又高又直的槐树，每逢春末槐花盛开，槐花香就弥漫了整个院子。盛夏时候，在树荫下铺上一块竹篾凉席，或坐或躺，摇着蒲扇乘凉；夜晚来临，躺在凉席上仰望星空，可以看到北斗七星，不知名的繁星密密匝匝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偶尔会看到移动的星，一种移动缓慢，我们被告知那是“卫星”，现在想来那多半是夜航的飞机；还有一种就是流星了，流星划过天空，出现长长的尾翼。大槐树像是我们家的指向标，在很远的地方，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大槐树，我们知道家就在那里。后来槐树伐掉了，但槐树在院子里屹立的样子却深深印在脑海里了。

在院子外围的东南和东边，各有一颗梨树和杏树常年结果儿，成了我们的最爱。雪白的梨花和粉红的杏花，在那个时候似乎不是什么风景，但是果树结果子后，我们看着果子一天天变大，成了橙黄的梨和焦黄的杏子，就特别兴奋。嘴馋的时候，就偷偷把没熟的果实摘下一个，在嘴里一咬尝尝鲜。

老院子里还养过鸡，一般是好多只鸡组成鸡群，由一两只公鸡领导着，白天就在院子里或者附近的山坡上大摇大摆地觅食，走累的时候它们就找一处松软的地方，用爪子刨出一个温暖的小窝，蹲下来闭眼小憩。傍晚时，鸡们会自己回鸡笼里休息，进笼之前，妈妈还要很精心地给它们加餐，喂它们玉米粒，或者用蔬菜叶拌进谷糠里。妈妈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。鸡蛋除了本身的物质功用之外，也是联络乡情的媒介。有时候乡邻家里来了客人，没有东西招待，就到我们家向妈妈借一两个鸡蛋，高高兴兴回去给客人下个荷包蛋面条，里子有了，面子更有了，乡邻就对妈妈心存感激。借鸡蛋的乡邻大多会归还，但也有不少就彻底“忘记”了，妈妈也不计较，妈妈的好人品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

人与动物和谐相处，是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写照。

老房子留下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后来旧村改造，老房子拆了，回村再也看不见老房子踪影。老房子只留在梦里，在心里了。

树影　汤　青摄　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自网络

松鼠的乐园

万兴坤

最近几年，我住在杭州时，惊奇地发现，只要有树、有草的地方，就能见到窜来窜去、精灵般的小松鼠。甚至在西子湖畔漫步，也能偶遇松鼠，与游人亲密接触。据当地居民讲，松鼠还常窜到家里，偷吃瓜籽、花生等果子。

我的寓所，屋前有块草坪，还有棵香樟树。北屋与后山仅隔一条马路，山上是一垄垄碧绿的茶园和一片树林、灌木丛，是松鼠的栖身地。我常在三楼的书房里，倚着窗口，凝视观察松鼠。这些松鼠有大有小，毛发灰色、暗褐色或赤褐色，耳有毛簇，尾巴蓬松。夏日，树叶繁茂，松鼠藏在树荫下，难以发现，但当你听到树林里传来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一排排树叶如随风吹拂，树枝摇曳，便是松鼠通过的行迹。深冬，树叶凋零，只剩下孤零零的枝杈，松鼠清晰可见。山上那几棵香樟树，树与树之间，有十余米的距离，有人用电线拉着，犹如在空中架起了桥梁，成了松鼠表演的“舞台”。每天清晨，总有几只大大小小的松鼠，一前一后，像走钢丝一样，在电线上行走。有时松鼠仰着肚皮，腹部露出灰白色的毛发，用前后4个爪子钩住电线，像在索道上来回滑行。有时在高低不同的树枝上攀登、追逐、跳跃，做着体操运动员的引体向上、前后滚翻、金钟倒挂。时而用后肢支撑身体，尾巴伸直，腾空而起，一跃可达数米远。在树枝上需要调头时，它蜷缩着身子，前爪与后爪一转换，就调过头来，甚为灵活。有天下雨，我见树林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动静，以为松鼠都躲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发现一群松鼠，从五六米高的一个椭圆形树结节的洞里爬了出来。行走在最前面的松鼠，毛发深灰色，相对肥大，像是领队的，跟在后面是小松鼠，毛发浅一点。它们有的在树枝上散步，有的在地面草丛里觅食、嬉戏，过一会，又一个接一个钻到树洞里。

到了春暖花开时节，那些落叶树，渐渐地长出嫩叶。松鼠们，常常爬到枝头，啃着树叶。由于嫩叶长在树枝的顶端，枝条细细的，松鼠趴在那里，压弯了枝头，我很担心它们摔下去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当它掉下去时，爪子迅速勾住另一根树枝，倒挂在那里。还见过松鼠在地上挖洞，洞口用树叶盖住，它们常常叼着食物，往地洞或树洞里钻。我猜想，那个树洞，既是松鼠的栖身地，也是它们储存食物的仓库。

松鼠是快乐的、悠闲的，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忙碌着，与人类和谐相处。林间，成了松鼠们栖身的乐园。